

饭菜香了,人呢

李晓

他沿着老城的一条巷子慢慢挪动着脚步,每走一步,就如扯起了树根,很痛,严重时,痛得龇牙咧嘴。他患有痛风症,脚背上长满了痛风疙瘩。

这老城巷子里的每一块砖,石板路,都浸透了岁月的包浆,地上爬满了绿藓,绒毛一样覆盖着青石。他要去巷子里的老馆子里吃上一碗酸菜肉丝面,馆子是孙老大开的,已有了30多年。为了吃上一碗面的劲头实在是太大了。

老馆子里的桌子上,层层油腻让桌面有些泛光,“秦小莲,我爱你!”桌子上,有一行用小刀歪歪斜斜刻下的字,他好奇地问:“孙老大,秦小莲是哪个?”正在厨房煮面的孙老大回答,不晓得。孙老大把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面端到了他桌前补充说:“李叔啊,也不晓得是哪个小伙子跑到我馆子里吃面,还喝了酒,趁着醉意刻下的,就随他吧。”

这个吃面的老头儿,就是我爸,今年83岁了。几年前,他在村里王瞎子那里算过命,说要是翻过了84岁,要活97岁。我爸就一直盼望着84岁早点来。“我肯定翻得过!”我爸雄心勃勃地说,要是活过了97岁,我何不翻过100岁啊。我爸实在是一个贪心的人。你

爸啊,饭量不小,一碗面呼拉拉就吃完了,孙老大后来给我打电话说。那天吃完了面,我爸跟孙老大闲聊了一阵子,又沿着老街墙根慢吞吞回家了。

我爸那天早晨执意要出门吃上一碗面,他对我妈说,换换口味,也透透气,家里有些闷。我爸这些年常嫌弃我妈做的饭菜吃着嘴里无味。我妈给我爸做了几十年的饭,我爸觉得大体还不错,多次夸赞我妈贤惠。前年,当年县城机关的一个老领导来看我爸,老领导在品尝了我妈做的家宴以后,大为赞赏。

我妈识字,在报纸上喜欢看做菜的栏目,并学着做,变着花样做菜。但我爸吃着吃着就摇头叹息,有一天他拍响了桌子对我妈发火:“你这样做的饭菜,我吃着一点没胃口,还想不想我活到97啊!”我妈觉得委屈,她做的每样饭菜都要顾及我爸的身体健康,差不多都要去征询医生的意见,为了伺候我爸,我妈可是费尽了心机。

我与爸妈分开住。爸妈都盼着我多回家吃饭,爸常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:“周六回家吃吧,你妈把肉炖好了。”感觉我爸就为了我能回家吃饭,语气里充满了讨好,要知道,他是一个脾气倔强的人,一般很少在人前弯腰。有天凌晨3点,房门在窸窸窣窣响,我爸惊醒了,唤醒我妈:“儿子回来了,快去开

门!”我妈迷迷糊糊开了门,是一只流浪猫在用爪子刨门,那猫幽蓝的目光望着我妈。

有天回家,看见我爸瘫坐在阳台那把老藤椅上睡着了,嘴里还包着的饭菜一点点流了出来。我妈说,你爸啊,跟我说话越来越少了,总觉得吃饭没劲。

我回到家,面对满桌饭菜,爸妈往往自己不吃,就一直看着我吃,我多吃一口,他们就多一份满意。爸妈的目光凝望着我,那目光似要我深深地吸进去,扎入到他们的骨肉里。我回到了自己的家,爸还时常打电话问:“吃好了么,下次我让你妈给你换一个口味。”

有次我突发兴致,在一家馆子点了两桌饭菜请人吃饭,没料那次勉强只凑齐了一桌人,来的人还连连感叹太忙了,说来吃饭算是给了我面子,我顿感一股悲凉之气。我赶忙给爸妈打电话,让他们叫上几个相好的邻居一起来吃饭。我爸我妈带着几个邻居凑了一桌人,老邻居门吃得喜笑颜开,直夸我孝顺。我爸吃着一块油煎排骨,突然鸭子吞食一样喉咙里鼓了鼓,还翻了翻白眼,由于吃得太快,他被那块排骨卡住了,我妈赶紧给他拍背说,老头子,慢点慢点,谁跟你抢啊。那天吃剩的饭菜,都被我爸妈打包带回去了,一直吃得快饱了也舍不得倒掉,结果,我爸的痛风发作了,隔夜的饭菜嘌呤高。

爸妈对到馆子里吃饭总是心疼,有时硬拉他们去外面吃饭,我爸就变成了一个老会计,他在脑子里飞快地扒拉着算盘,计算着馆子里一盘菜的成本,嘀咕着馆子里一盘菜的价格可以在家里做上一桌菜了。

辛苦地攒着钱,爸妈有时夜里睡不着,就磨磨蹭蹭起来,摩挲着一张张存折计算着。有天清晨,月亮隐入了天边,那几张存折里本息相加的钱,我爸我妈还没算明白。我爸对我说,你莫慌,这些钱最终留给你用。我妈说,你莫急,这些钱都给你攒着。我妈有天说,要是今后死了,像你大姑一样,突发个心梗就没了呼吸该多好,也不受病痛折磨,更不用去医院花钱。

每次回爸妈家吃饭,爸妈就跟我通报一下存折里的数字,今年春天还把密码告诉给了我,说是怕今后患老年痴呆记不得了。

前不久,故城的老朋友刘哥从居家的南京回来,他弟弟与老母亲去高铁站一同接他,一出车站,脚步蹒跚的老母亲就递上一个烫手的瓦罐:“趁热,快喝快喝。”瓦罐里,是老母亲熬的土鸡汤。老母亲为了家里熬的鸡汤保温,让车站一家馆子里帮忙在炉火上煨着瓦罐,罐子里的鸡汤咕噜噜响,老母亲在一旁一分一秒掐算着儿子那趟高铁到站的时间。

刘哥回家后一直陪着母亲吃饭,每顿饭都吃得那么香。要多陪父母吃饭。在离开的头天夜晚,他在滨江路上望着满城灯火对我说。

那一瞬间,我才明白了,我爸为什么要突然溜到外面去吃上一碗面,他是想吃饭时热闹一点,有人跟他说说话,年迈的老人们,心里大都有一个“黑洞”,这个“黑洞”塞满了孤独,它是食物不能填充的,需要亲人在一起时涌起的安静暖流。

饭菜香了,灯火里,亲人在,日子暖。



花束 [法] 卡米耶·毕沙罗 1873年

玛咖 供图

黄昏小河湾

郭宗忠

下午四五点,突然想去小河湾。

一路单车,秋风飒飒有力,小径两边,在逐渐红了的黄栌和枫叶里,阳光越来越柔和。

走在小河湾的路上,阳光已经匍匐在稻田与河湾的芦苇上,河湾里的水面上也似撒上了一层散金,点点滴滴的波纹,起伏着天光与阳光的余韵。

芦苇荡里,偶尔有一声野鸭子的叫声,一群群麻雀集合着钻进了芦苇荡。

坐在小河湾的石头上,小河湾上空最早飞过的是一只喜鹊,然后飞过去的是几只野鸭,还有三五只小鸟,它们都是急匆匆,小河湾里响起了一些鸟儿的叫声,那应该是鸟妈妈在招呼孩子们回家,所以,野鸭,还有黑水鸡,都在急匆匆飞起来,不像平时飞翔时,有着优雅的姿态。

而一只鹰隼却高高地飞在小河湾上空,闲庭散步的感觉,它们展开翅膀飞向远山,翅膀上有着落日的光泽。能在小河湾遇到鹰隼,也是一种机缘,随着自然环境越来越好,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呵护,让多年不见的鹰隼又出现在视线里,人与万物的和谐一致,才让这生灵有了一种仰望的昭示,让人也有了在天空翱翔的雄心。

小河湾上空一排云,在黄昏里,像一只跟一只回家的羔羊。我想起了萨福《暮色》的诗句:

“晚星带回了

晨光散布出去的一切

带回了绵羊,带回了山羊”

多美好啊,这云的意象,在黄昏天空营造的意境,正是千年不变的诗意与大美。

这时,从一排云暗淡下来的空中,一颗星好像是突然蹦出来的,在南天的半空,那是木星。然后在天空突然出现了第二颗星、第三颗星……

能在小河湾看到最早出现的星星,像看着鹰隼一样惊喜。

黄昏弥漫,小河湾里的雾气也弥漫开来,带着芦花、荷叶、蒲苇的清香,带着鸟儿温馨的梦呓,仿佛是从前家乡水塘边的味道……

这气息深深吸进肺腑。

他从硝烟中走来

王培静 洪伟

一个平常的上午,在小兴安岭乌伊岭小镇我和当地武装部的张政委和洪部长,一起来到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,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。

一家人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,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,走上来热情地和我们握手。就座后张政委说:快到八一节了,我们代表组织来慰问一下您这位老首长。

他叫王明秀,河北丰润人,1948年从黑龙江密山入伍,是一位普普通的老兵。

说起自己过去所在的部队和参加抗美援朝的事情,他打开了话匣子:

我们是1951年从安东(丹东)进朝的,第一次到了安州,部队把坦克藏在山洞里,怕被美国的飞机发现。

当时由于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,影响到视网膜干细胞代谢,我得了夜盲症,在暗处或者夜晚的时候,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,前线治不了那病,没办法,我被部队送回到天津治疗。眼睛慢慢好了,我被安排回到了北京部队的留守处。

1953年我们团长回北京开会,他没有带警卫员回来。团长对我说:小王,跟我回前线吧。

我就这样又一次回到了朝鲜。这次我们到了开城。

记得当时,天上黑压压的全是敌人的飞机,我年龄虽小,但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,开着苏联产的嘎斯车,通过敌人的封锁线,给前方送来养和炮弹。

那时压缩饼干是好东西,一般还吃不上,大部分时候,我们吃的是炒面,有时没水,就捧地上的雪吃几口。

更记得那次战斗,敌人打来密集的火箭炮,部队伤亡惨重,我们一个连的战友,几乎全牺牲了。

说到这儿,老人不能自制,哽咽起来,我们都怕老人太激动了,对身体不好。

平复一下心情,老人继续讲:我是1954年7月1日入的党,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国内,1958年退伍来到伊春南岔技工学校,先是当了汽车教员,后又被调到林业管理局开大车。我老伴儿是哈尔滨人,2003年去世了,当时是她的亲戚介绍我们认识的。

现在生活非常幸福,我是战争的幸存者,是千千万万的战友们,用生命给我们换来的今天,一定要珍惜。

生活水平越高越好,我们越不能忘了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。

童年里的冬日美食

张燕峰

我的童年是在北方的乡下度过的。我寒冬印象最深刻的是凛冽如刀的西北风,不是轻盈如蝶的雪花,不是雪地里跳跃着觅食的各种雀鸟,而是冬日里的美食。那些美食的滋味穿越了几十年岁月,仍执着地萦绕在我的唇齿间。

冬日,天黑得特别早。吃过晚饭后,家家户户早已关门闭窗,一家人守着一灯如豆,闲话家常。窗外,寒风呼啸,用力摇晃着大树。

家里,暖意融融,炉火烧得正旺,映红了一家人的脸膛。爹娘会拿几个土豆,煨在炉灰里。爹爹在烧酒的作用下,放下了家长威严,亲切地给小孩子讲一些上辈人传下来的古老故事。娘坐在炕头的一角,缝制过年的棉衣。

不一会儿,土豆熟了。爹用炉钩子把土豆从热灰里扒拉出来,稍微晾一下,掰开来,白花花的土豆冒着缕缕热气,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趁热吃下去,土豆又面又沙,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甘甜,慢慢地滑进肚子里,胃里也暖暖的,舒服极了。吃完土豆,全家人看着你,我看着你,爆发出快活的笑容。原来,全

家人的鼻尖上和脸颊上都蹭上了黑。洗完之后,便灭了灯,一家人沉沉进入梦乡。

有时候,爹娘会抓两三把黄豆,放在烧红的炉盖上。在高温的炙烤下,黄豆很快扭动着身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性急的孩子会忍不住用手去抓黄豆,没想到却烫了手,疼得龇牙咧嘴。但娘有办法,把炉钩子塞到孩子手里,教给他怎样烤黄豆。一会儿,传来“啪啪”的爆裂声。黄豆熟了,再用炉钩子扒拉到小碟子里。一粒一粒黄豆丢进嘴里,顿时一股清香之气在嘴里弥漫。孩子们吃得喜气洋洋,爹娘也看得欢欢喜喜,眉眼间流动慈爱的波光。

到了滴水成冰的日子。吃过晚饭后,孩子们悄悄拿几根胡萝卜,洗净,放到院子里的矮墙上。第二天,胡萝卜冻得像石头一样。趁大人不注意,偷偷地塞到书包里带到学校。课间的时候,拿出来啃一小口。胡萝卜带着冰碴儿,甜甜的,凉凉的,特别好吃。小伙伴们看着眼馋,小脑瓜都凑了过来,让他们也啃一口。你一口,我一口,不一会儿,胡萝卜就啃光了。第二天,又会有其他的伙伴带着冻好的胡萝卜来与大家分享。

虽然那时物质还不够丰富,但我们从不缺乏“美食”,它们给贫寒的岁月增添了无限的欢乐和情趣,让漫长寂寥的冬日充满了温情和爱。

虽然跨越了几十年的风霜雨雪,至今想起来,仍觉得那样香甜美味。因为有亲情的味道,有纯真年代里纯真情感的味道,这些就是幸福的味道。

生活中的科学常识

波及神经系统,或会给正常的呼吸带来坏的影响也未可知,休息不好不说,很可能还会造成故障。

客观说,以上说词确有科学依据。不过,先暂且放下鄙人“搞笑问题”的判断,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。

某年某日,我去物理学教授同学家串门儿,无意义闲聊之先,教授泡茶款待。考虑到专学之士乃真贵人,水开时刻我便抢先一步去灌壶。满满将热水壶装满之后正欲盖盖儿,教授却先拦住了,教育我说:不宜灌水太满,在壶盖和热水之间得保留空气地带,如此保温效果才能最佳。

说着话,物理学家严谨地倒掉了壶内顶部的热水,之后才娴熟盖上壶盖儿,然后沏茶两杯。因为太熟,专家坐下后,看着热水壶的我没忍住就先说了一句说话:你这一倒水空气隔离层不就有了吗?教授尴尬停顿了一下,“对啊,哈哈,以前怎么没想过这儿啊?哈哈。”

看来专学有术的学究沉湎于专业问题日久,思维已成定势,这等过于简单的直觉

事项,从未纳入过智慧的处理中心,故而其应用“科学隔热”思维于生活日常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回到睡觉姿势问题。如果是午间小睡片刻,择选能达成更佳休眠的睡姿,或许真的可以获得更好的休息。然而,就通常意义的睡觉而言,也即是夜间六七八个小时的床上横躺,所谓左侧、右侧,加上仰卧平躺等睡觉方式,何者更优的说法,显然没太大意义。人们起床的夜间模式,无论是失眠还是酣睡,翻身离去才是现实状态,左胳膊被压迫久了,无意识地自然转身方能接茬儿安睡。当然,也有人说自己的长夜睡眠就是只有一种姿态,可能吧,我自己在特别疲累的日子也有过这样的经历,问题是,这种睡姿一觉醒来最明显的感觉,是久被压迫的部位很是麻木——估计是压迫太久导致血液循环不畅的原因。

坦率地说,隔热的学说应该是真科学,只是应用于日常生活不免迂腐,而“压迫”理论是不是有实验数据我有些怀疑,试想,心脏和胃肠不宜压迫,右肩着床躺倒之时,肚皮里面右边的肝脏难不成就不怕挤压吗?有实验数据,有逻辑推理证成的科学领域尚且如此,在“非科学”的文化理论和思想范畴,是不是更需要多侧面辨识和谨慎斟酌呢?

据我所知,所谓科学,一定是需要有事实验的,哪怕是“理论事实”,比如(数学)模型,或者实验室的数据。很多时候,即便有数据、实验支持,某些孤立环境下的结果,也未必就适合现实生活中的动态环境和个人个性化习惯适应状态。

因此,我为即使“科学道理”为真,也应当多留一个心眼儿为好。至于世面上流行的,未经试验证实的经验,在相信之先不妨多一分质疑,例如,牛羊肉是“发物”,病体未愈之前不能进食的说词,就容易让人生疑:真如此,草原和绿洲族群的生活模式岂不堪忧?

扯远了。不管怎么说,科学还是要相信的,但盲从和迷信显然就不是“科学”的态度,尤其是现如今科学的枝权细分如丝如缕,专业人士一旦离开其行走的那根丝线,很可能更“无知”。

有实验数据,有逻辑推理证成的科学领域尚且如此,在“非科学”的文化理论和思想范畴,是不是更需要多侧面辨识和谨慎斟酌呢?

现在生活非常幸福,我是战争的幸存者,是千千万万的战友们,用生命给我们换来的今天,一定要珍惜。

生活水平越高越好,我们越不能忘了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。